

文藝
戲劇
生活

[苏联] 丹钦·科 著

269

文艺·戏剧·生活

[苏] 丹 钦 科 著

焦 菊 隐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聂米洛维奇—丹钦科 (1938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900年)



聂米洛维奇·丹钦科的夫人



契诃夫 (1897年)



L. H. 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



高尔基 (1912年)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原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重新排印的。付印前，对其中的人名、地名、剧名的旧译作了改动，概用现时通用译名，其余悉按原译，未加修改。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十月

再 版 前 言

戈 宝 权

回想起来，那已是四十三年前在重庆的事。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这年夏初起就患了严重的肾脏病，躺在观音岩附近纯阳洞的《新华日报》的宿舍里。茅盾同志那时写信给我，称我是“偃卧纯阳洞中一谈食客也”。

记得有一天上午，焦菊隐同志来看望我，说 he 已从英文把丹钦科的《回忆录》译完；他又听说我在丹钦科逝世（一九四三年四月）后的一个半月，接到作者亲笔签名赠送的一本俄文原本的《回忆录》，他很想请我根据俄文代为校订。于是在我卧病的那间狭小的斗室里，我们就谈起丹钦科的著作，我也回忆了我对丹钦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丹钦科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那时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驻苏记者，随同应邀去苏联进行访问演出的梅剧团前往莫斯科。丹钦科当时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塔伊罗夫等著名戏剧导演、还有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都是接待梅兰芳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我在梅兰芳演出时，在招待会上和告别宴会上，都曾有机会多次见到过丹钦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上演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改编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晚《安娜·卡列尼娜》一剧的导演丹钦科和契诃夫的夫人、著名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正坐在我的前一排，丹钦科不时地转过身来亲切地同我交谈，还问我是否能看懂这出戏。这虽然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但在今天回想起来，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个人，在戏

剧活动上是志同道合，他们在一八九八年共同创办和领导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的《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和丹钦科著的《回忆录》（即中译《文艺·戏剧·生活》），都早已成为戏剧回忆录中的经典著作。焦菊隐同志在一九四三年把丹钦科的《回忆录》（原名应译为《往事回忆》）译成中文，他在《译后记》中说：

半年不断的劳动，使我病倒在床上。这时，听见戈宝权兄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去逝后的一个半月（一九四三年），才收到他亲笔签名所赠送的一册俄文本的《回忆录》。我的译稿，本是根据 John Cournos（约翰·库尔诺斯）的英译本（“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 [《我在俄国戏剧中的生活》]，一九三六年九月，由 Little Brown & Co. [小布朗书局] 在波士顿所印行）的初版的，这英译本根据的是丹钦科当初尚未印行的手稿（俄文本经过修正之后，在一九三八年方出版，比英文本迟了两年。^①）为了对于丹钦科忠实，就扶着病去访问宝权兄，请他按照俄文本，给我的译文加以严格的校订。宝权兄的热忱，从他不倦地帮助别人的事实上，得到切确的证明。他答应了这个请求。他那时也正在病着，但还勉强给我校订了约四分之一。在这一部分里，他不但把译音（Cournos [库尔诺斯] 所用的旧的译者制）上的错误，和俄英文不同的地方，一一改正过来，并且把每一个极细微的语意，也都弄得很恰当。这使我深深地感动！不幸，他的病况转重，只好停止工作，而后来，虽然他已逐渐痊愈，可是要能从医生那里得到继续工作的准许，至少要到明年了。

为了急切地想把这本书公之于全国的读者，我当时情愿把我的中译本早日印行一版，等到戈宝权兄病好，对照俄文本完全校订之后，再行改版重印。宝权兄也热诚地答应将来给再版仍作详细的校订。

就这样，我同焦菊隐同志翻译的丹钦科的《回忆录》，就结

^① 查俄文本的《回忆录》，初版是一九三六年，由莫斯科“学园”（“Academia”）出版社出版，一九三八年又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因此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应为再版本。

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当时病重，偃卧病榻，但我还是本着助人为乐和怀着很大的兴趣翻阅着这部译稿。我首先发现译本的卷首缺了一段题词：

为了使得回忆录要具有某种意义，它们应该首先是真诚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

著者

其次就发现俄文原本和英译本在章节的标题上和分章上都有些不同。俄文原本分为五大部分，共二十二章，分法如下：

	俄文原本	英文译本
第一部	契诃夫	A·契诃夫
第二部	一个新剧场的诞生	新剧场的诞生
第三部	高尔基的剧作 在艺术剧院中	马克西姆·高尔基
第四部	艺术剧院的青年时代	第一次国外巡回演出
第五部	托尔斯泰的剧作 在艺术剧院中	艺术剧院的托尔斯泰因素

最后，就是发现英文在译名上也有些出入。焦菊隐同志当时都根据我提供的意见作了改正。校阅这样一本有关戏剧生活的经典著作，本是一件愉快的事。我首先把有关契诃夫的部分完全校改完毕，对译文不确切的地方都稍加修改，可惜躺在病床上校阅一本名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焦菊隐同志又想早日把这本书印出来，所以当校阅到第二部分时就暂时停止了，但焦菊隐同志在《译后记》中还是写道：“感谢戈宝权兄的热情的帮助”。

焦菊隐同志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时，将书名改为《文艺·戏剧·生活》，初版在一九四五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曾开印过五次。建国后，焦菊隐同志在王以铸、吴启源等同志的帮助之下，对照俄文原文又重译了这本书，于一九五七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译本”，并附印了插图多幅。

丹钦科的著作不是一本严格意义的自传，而只是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从事戏剧导演生活的往事回忆，因此不妨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供读者参考：

丹钦科全名为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双姓），于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历二十三日），诞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奥祖尔格蒂村。他出身自一个军官的家庭，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亚美尼亚人。他最初在格鲁吉亚的梯夫里斯中学读书，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在莫斯科大学的物理—数学系学习。

他的哥哥华西里·伊凡诺维奇（1845—1936）是位多产的作家。丹钦科从一八七七年学生时代起也开始了文学活动。他用各种笔名为《闹钟》、《消遣》、《艺术家》等刊物，《每日新闻》和《俄国信使》等报纸写稿，甚至有一个时期还编辑过《俄国信使》报。他当时写的文章，多为戏剧评论，内容着重于宣扬俄国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为保卫这一传统而斗争。

一八七九年丹钦科作为小说家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他深受契诃夫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作品里描写了俄国农村的生活，如《文凭》（1892）、《旧家》（1895）、《州长的视察》（1895）、《梦》（1898）、《在草原上》（1897）；描写了演员的生活，如《幕后的戏剧》（1896）、《黑暗》（1896）；还有描写新闻界的生活的，如《靠了卖文为生》（1890）。一八九八年他在《奥德萨新闻》上发表了关于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戏剧作品方面，他写了有关十九世纪末叶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与分化过程的《最后的愿望》（1888）、《新事业》（1890）、《黄金》（1895）、《生活的价值》（1896）、《幻想》（1901）等。

一八八二年莫斯科小剧院最初上演了他的剧本《野玫瑰》（1882）。接着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外省，都先后上演了他的《野玫瑰》、《我们的美国人》（1882）、《黑松林》（1884）、

《最后的愿望》、《新事业》、《黄金》、《生活的价值》等剧本。一八九一至一九〇一年，他在莫斯科音乐协会附属的音乐戏剧学校戏剧班任教。从一九〇一年起他就放弃了作家的生活，全部投身于戏剧导演的工作。一八九八年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联合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导演契诃夫、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戏剧作品方面，获得很大的声誉。一九一九年他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成立了音乐剧室，到了一九二六年扩建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上演俄国和外国的歌剧和舞剧。

一九三六年，丹钦科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此外他还曾荣获列宁勋章和两次（1942和1943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丹钦科写有关于戏剧历史、理论和导演的论文多篇，著有《回忆录》一本。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莫斯科逝世。

焦菊隐同志翻译的《文艺·戏剧·生活》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他在“十年浩劫”的年代里饱受折磨，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不幸逝世。现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要将他译的丹钦科的著作重新出版，并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前言，这既回忆了他翻译这本书的经过，同时也作为对焦菊隐同志的追念！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立秋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契诃夫

- 第一章 和契诃夫初次相遇——托尔斯泰，格里高洛维奇，包包里金对于契诃夫的意见——契诃夫与自由主义——契诃夫的剧作《伊凡诺夫》——他的大胆、单纯、和抒情的诗意——我的剧本《最后的愿望》——契诃夫的家庭——钱的问题——契诃夫误被称为“战士”——旧型剧场中的契诃夫..... 5
- 第二章 我的生活中的片断：夏天的一些印象；活生生的认识和旧型剧场之间的鸿沟——著名的莫斯科小剧院和它的“黄金时代”——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家契诃夫和内科医生契诃夫——契诃夫对于女人们的成功——契诃夫的剧本《林鬼》——我的剧本《新事业》——作家的苦恼.....23
- 第三章 我开始教授戏剧艺术——音乐学会的学校——新的剧场的种子，它本身所具有的深刻而有诱惑力的本质——《万尼亚舅舅》的初次问世——我们在剧作者协会里的斗争——剧作家兼著名的演员，我的唯一的朋友尤仁—宋巴托夫——我和宋巴托夫敦劝契诃夫写剧本.....39
- 第四章 《海鸥》——波塔宾柯——小剧院另一著名演员连斯基劝告契诃夫停止为舞台写作——《海鸥》的命运转移到彼得堡——新闻企业家兼大出版家苏沃

林——《海鸥》在彼得堡的排练——《海鸥》的失败——不幸的作者！不幸的，不幸的契诃夫！——所有报纸上的意见都是不利的——契诃夫发誓永远不再写剧本，“即或再活七百年”……50

第五章 我的剧本《生活的价值》——《海鸥》和《生活的价值》之间的不同得惊人的命运——旧型剧场的机构本身上，显然存在着一种不对头的东西——我已经梦想一个不是一般的新剧场，而是我自己的一个剧场了——第一次回想到阿列克塞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业余剧团——我从乡下动身到莫斯科去会见他……60

第二部 一个新剧场的诞生

第六章 俄国剧场史上有名的十八小时谈话——当时对于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片刻印象——新的艺术和新剧场机构——对旧型剧场的无情的批判，和准备新剧场的计划——剧场是为在舞台上工作者而不是管理人存在的——排练的程序——俄国剧场史上第一次彩排的回忆——劳动的愉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雄心——两头熊不能安处在一个洞里——我的传记的片段——契诃夫的致命的肺结核病……71

第七章 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我们的剧场寻求资金——同时要进行了解我和他的学生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沉钟》——梅耶荷德在我的学校里——莫斯科的商人和莫斯科的贵族——一位大公爵——大公爵夫人家里的一次表演——犹苏波娃——斯塔霍维奇——音乐学会学校的董事会——沙瓦·莫洛左夫……100

- 第八章 建立我们的剧场的款项找到了——皇家剧院出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竞争者——短短一阵不祥的旋风：契诃夫在彼得堡遭受到难堪的失败以后，拒绝我上演《海鸥》——我和他的通信——排练工作的开始——“普希金村”——首次扮演沙皇费多尔的演员——莫斯克文的胜利——唤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契诃夫发生兴趣的努力……………119
- 第九章 我们的艺术的表面的特色——导演的三重面貌：导演作为一个解释者，作为一面镜子，和作为一个组织者——导演应当死在演员创造里，正如同种籽腐烂而后才能复生为丰富的收成——直觉——内心体证律——最高的艺术的单纯性——什么也不要表演：无论是感觉，是心情，是形象，是情景，是语言，是风格——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用的物件，停顿和光——剧团的热诚……………131
- 第十章 契诃夫在莫斯科参加我们的排练——社会对于新的剧场的态度——公开的诽谤——朋友们——剧场的迷信——剧场的开幕——《沙皇费多尔》——巨大的成功——更多的失败——和审查制度的矛盾——总主教弗拉基米尔——教堂的审查制度——《阿那切玛》的禁演……………144
- 第十一章 《海鸥》初演以前的情景——初演——演出的性格——历史性的成功——新的剧场诞生了——发给契诃夫的电报和书信……………159
- 第十二章 契诃夫和剧院的根深蒂固的联系——契诃夫背弃我们——剧院的经济困难——又是沙瓦·莫洛左夫——契诃夫的戏在艺术剧院中——契诃